

启明文丛

思想者的语言



黄燎宇 著



启明文丛



思想者的语言

黄燎宇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者的语言 / 黄燎宇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1 (启明文丛)

ISBN 978-7-108-04538-6

I. ①思… II. ①黄… III. ①文学评论—德国—文集
IV. ①I516.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534号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李静韬
封扉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4.5
字 数 282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2.00元

(印装查询 :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 010-84010542)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编 文学阵地战 托马斯·曼研究	7
试论《魔山》中的纳夫塔	8
《魔山》是怎样一本书	22
《浮士德博士》是怎样一本书	29
托马斯·曼的文学观——从《绿蒂在魏玛》谈起	41
横看成岭侧成峰——论托马斯·曼笔下的艺术家形象	54
市民阶级的心灵史——《布登勃洛克一家》	74
沉重的时刻，沉重的艺术——评托马斯·曼的席勒小说	90
《魔山》：一部启蒙启示录	106
反讽大师托马斯·曼	125
第二编 文学游击战 其他德国文学家研究	129
卡夫卡的弦外之音——论卡夫卡的叙事风格	130
斯多葛式的人生——《雷曼先生》译序	144
瓦肯罗德与艺术问题	156
情爱的形而上学——评瓦尔泽小说《恋爱中的男人》	176
艺术魂·英雄魂·民族魂——论马丁·瓦尔泽	199

莱辛的深刻，莱辛的天真——对《智者纳旦》的冒险解读	212
第三编 文学超限战 德国文化现象研究	229
反讽与脱俗	230
“文学教皇”的自传	238
作家·批评家·老冤家	254
文字游戏的翻译——如何翻译谐音	273
看《书虫》有感	279
近看语言大师	284
似曾相识说启蒙	296
学习德语，文学何为	309
《批评家之死》风波	321
一个“精神纵火犯”的诞生	
——马丁·瓦尔泽的“九八演讲”与德国正常化问题	332
两面出击的斗士——海涅与犹太人问题	352
代后记 中国，启蒙何为？	375

自序

我在翻译课上总要提醒学生注意体育锻炼。我告诉他们，要翻译和研究德国文学，要翻译和研究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这样的德国作家，就必须擅长两项运动：一是长跑，一是赛车。长跑，是为了练肺活量，以对付超长超难、超复杂的词句；赛车是为了对付弯道，不把自己培养成思想赛车手，就很难快速通过接二连三的思想急弯。为了防止学生们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为避免“运动说”从他们的左耳进再从他们的右耳出，我一面请他们竖起耳朵听几个瓦尔泽短句，一面要求他们课后翻译托马斯·曼的著名论文《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选段，其中的第六自然段里面有一个由 190 个单词组成的句子。前者让他们眨巴着眼睛等待答案，后者让他们在宿舍、在教室或者在图书馆度过了因为难熬所以难忘的一天（我还没敢让他们翻译由 350 个单词组成的《约瑟四部曲》的首句）。他们终于发现，搞文学需要很大的肺活量，同时需要很多的沟回。

我宣讲“运动说”，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德语文学的敬意和感激。德语文学让我受益良多，似乎已经多到产生副作用的地

步：日复一日地受到德语和德语文学的熏陶，我自己也不自觉地、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出跨文化的喜剧，尝到一点“两头不认”或者“两头不靠”的滋味。我同样一篇文章，如果把德文版给德国人看，他们说我有异教徒的活泼，把中文版给同胞们看，他们又说我有德意志的严谨。尽管我一向看重语言的纯洁，一向要求自己写中文像中文、写外文像外文，但我没法阻止德国人听出我有中国腔、中国人听出我有德国腔。我只好认命。另一方面，我想借助“运动说”解释在众多的德意志文学伟人中间，我为何对两个人情有独钟，我为何对他们如此喜欢和崇拜，以致义无反顾地去“学术傍大”。在本文集里，直接论述他们的文字占据了半壁江山（关于托马斯·曼的有九篇，瓦尔泽有五篇），而且其他文章也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精神辐射，或者说沐浴着他们的精神光芒。我认为，尽管托马斯·曼和瓦尔泽是两个从性格气质到为人、为文都很不相同的作家，尽管文学晚辈瓦尔泽似乎永远欣赏不了文学前辈托马斯·曼，但是这两人都继承了诗哲不分家的德意志传统。在他们笔下，文思与哲思完成了 *unio mystica*（神秘合一）。他们的语言由此具有思想密度大、思想弯道多的特点，他们是典型的德国作家。

说到这里，我感觉有必要作两点补充。为了避免读者把我视为坐井观天的文学亲德派，我得强调诗哲一家的传统并非为德国所垄断。真正的文学，都是诗哲一家；真正的文学语言，都是思想者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托马斯·曼和瓦尔泽的所谓德国特色，其实就是文学本色。德国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别，也许仅在于诗哲神秘合一的现象更为普遍。为了防止被人指责混淆文学和哲学的界限，把文学之美完全等同于思想之美，我得指出二位大

师的其他艺术魅力。譬如，他们的字里行间时时有爱神出没，他们都喜欢耍花腔（李洱的同名小说迫使我们严肃思考，是否有必要把花腔认定为反讽的同义词），他们都喜欢搞文字游戏，都痴迷于语言，有时甚至达到异化程度。托马斯·曼说过：“一个真正热爱文字的人，宁愿与世人为敌也不肯牺牲一个字眼。”他的文字不仅给他四面树敌，有时还因为伤人过度导致伤者找他决斗。瓦尔泽的异化还表现为“化敌为友”。想当初，他带着报复心理写《批评家之死》。写着写着，突然发现自己用来还击其宿敌的人物形象非常可爱，所以一度萌发将把该书献给小说主人公的现实原型即德国头号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他几乎成为当代版的皮格马利翁。

文学同行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作“外部研究”的。但“外部研究”却是一个需要说明甚至辩解的特征。自从维勒克的二分法问世以来，从事传记—心理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或者思想史研究的文学研究者，普遍感觉自己沦为二等公民，甚至站到了被告席。这自然要归咎于《文学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内部研究”论和康德的文学自主论的精神渊源。读了维勒克，我才知道自己搞的叫“外部研究”，才知道搞“外部研究”的最好主动陈述一下自己的理由。有鉴于此，我不打自招地作三点申辩：

第一，崇拜大师，必然要走向传记—心理研究。艺术贵独创、贵个性。谁要真心喜欢一部作品，就很难做到对其创造者不感兴趣，也很难做到不参拜自己喜欢的文学名人的故居、档案馆或者墓地。喜欢读托马斯·曼和瓦尔泽作品的，十有八九还是想去吕贝克、博登湖以及苏黎世湖畔看一看。即便在埃米尔·施泰格（**Emil Staiger**）一言九鼎的苏黎世，人们不仅没有忽略、反倒热衷于“文

学背后的一切”。这里有托马斯·曼档案馆，这里的各大图书馆热衷于收藏名家的手稿和遗物，将凯勒、C. F. 迈耶、卡内蒂等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奉若至宝，苏黎世人也为几位世界级文豪安息在苏黎世湖边而无比自豪。突然间我觉得维勒克就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马丁·路德，因为他让文学研究分裂为自治派与他治派两大对立阵营。而且我觉得搞传记—心理研究的是天主教徒、搞文本批评的是新教徒，因为新教徒潜心于上帝之言，对《圣经》文本之外的东西不屑一顾，天主教徒则重视仪式、图像、音乐以及圣人遗骸。至于要求文学研究者聚焦文本的施泰格，我甚至觉得他有瑞士宗教改革派的遗风，他至少与茨温利如出一辙。这位宗教改革家就曾下令把教堂内的管风琴劈成柴火，防止人们耽于音乐享受。

第二，我们做的是海外日耳曼学（*Auslandsgermanistik*）。这一身份决定我们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像本土日耳曼学者（*Inlandsgermanist*）那么超功利，那么“无关利害”。夸张点讲，我们带着十三亿人的嘱托。我们的同胞不仅需要我们研究德国文学，他们还需要我们借助文学作区域问题，即德国问题研究。因此，我们不仅有“国学情结”，不仅要捕捉那若有若无的“德国魂”、“德国心灵”和“德国精神”（正如海外汉学家们纷纷寻觅和定义“中国魂”、“中国心灵”和“中国精神”），我们也要探讨大大小小的德国问题。碰到托马斯·曼和瓦尔泽这类忧国忧民而且擅长使用长焦和广角镜头的作家，我们更难抵御“外部研究”的诱惑。何况他们在德国本土也早就成为“外部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对象。涉及启蒙与浪漫、市民精神与艺术精神、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与德国社会的正常化等话题时，人们很难绕过他们二位。

不太纯粹的学术气质是我喜欢“外部研究”的第三个原因。

我读圣贤书的时候常常竖起耳朵听闻窗外事，有时还一边听一边产生发言冲动。在这种时候，我就本能地去文学中寻找答案。我信仰文学。我甚至有点文学帝国主义倾向。我相信文学在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相信可以用文学来了解天下事，演绎天下事，影响天下事。一言蔽之，文学无所不能。在文学帝国主义者眼里，文学总是一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我看来，文学创造者多半是文学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用文学影响思想、人生、社会，而文学研究者也容易走向文学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发现文学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发现文学中蕴藏着巨大的思想能量。正因如此，文学有时还沦为“殖民地”，被外来者大量开垦。恩格斯和弗洛伊德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殖民者”。前者借助巴尔扎克小说，全面而透彻地研究法国社会，所以将巴尔扎克小说誉为最宝贵的历史文献；后者研读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中窥破一桩骇人听闻的人性秘密。这些“殖民者”的所作所为无疑凸显了文学的价值。

最后想告诉读者的是，我很庆幸自己在从事文学研究。“文学学”（这个有助于培养结巴的词汇在我们的文学研究界已获得稳固地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这不仅因为其研究对象天然具有娱乐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艺术，文学有一个非理性的内核。这一内核决定我们的“文学学”只能是一半科学、一半文学。这后半一半决定了文学研究活动的特殊性。它不仅需要文学研究者（“文学学学者”或“文学学研究者”？）大量运用直觉、想象、诗性思维，需要他投入情感，需要他与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亲和力，它还使他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或者说表达自由。他不必像其他研究者那样强迫自己带上客观性和中立性的面罩或者镣铐；他可以

主观，可以展露个性，可以表现其审美好恶；他的话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可以直着说也可以绕着说；他在研究过程中可以三心二意，节外生枝，把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媒介即语言本身；他可以闻乐起舞，让音乐节奏决定文字的排列组合；他可以用托马斯·曼的语言来议论托马斯·曼，用瓦尔泽的语言来议论瓦尔泽，由此体会佯装大师的文学双胞胎带来的快乐，而如果“文学学”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此有看法，他还可以搬出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他还可以打出小施勒格尔的旗帜，因为小施勒格尔说过：“诗只能接受诗的评判。一个艺术判断，如果它本身不是一件艺术品，它在艺术王国就不能享有公民权利。”

以上是我在学习和研究文学尤其是德语文学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点粗浅然而真实的体会。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和谈论德语文学，也希望德语文学给更多的读者带来知识、智慧和快乐。

第一编

文学阵地战

试论《魔山》中的纳夫塔^{*}

长篇小说《魔山》(1924年)是托马斯·曼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在一家山顶疗养院的经历。在这七年中,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经历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对诸种体验进行了紧张的思索。正因如此,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容,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但是,《魔山》在问世之际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界对它的态度截然对立。一方是心悦诚服的赞赏,一方是咬牙切齿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瑞典文学院在给托马斯·曼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证书中对《魔山》只字不提,把《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宣布为授奖作品。事实上,没有《魔山》的重大影响,我们就很难想象托马斯·曼会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

这种极端的褒贬不一的现象不能简单归咎于文人相轻这类的主观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的矛盾性。《魔山》的批评者普遍认为,该书在艺术上是失败之作,因为以分析和抽象为特征的唯理主义倾向占压倒优势,从思想上看则有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对于后一种批评,托马斯·曼尤其敏感。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是我已经公开宣布过的),我不想被人看成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者。”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检验,《魔

^{*}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曾获第二届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二等奖。

¹ 艾丽卡·曼编:《托马斯·曼书信集》,第1卷(1889—1936年),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1988年,第250页。

山》已经被公认为一流的文学作品，构成了托马斯·曼研究中的主要课题。

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中，《魔山》中主要人物之一、耶稣会教士纳夫塔这个人物似乎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冷落。人们倾向于根据纳夫塔的片言只语和托马斯·曼在某些场合对他表示出的否定态度，把这个人物简单地宣判为军国主义者、蒙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艺术形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纳夫塔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作为思想家，他给了小说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层出不穷的启发，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丰富的人物。勾勒纳夫塔的精神轮廓，不仅对托马斯·曼的思想起着管中窥豹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理解《魔山》为什么有虚无主义之嫌。

—

《魔山》的确是一部令人着魔的作品。人们掩卷深思时，都有一种回肠荡气、余味无穷的感觉，对其中的思维深度和力度感叹不已。书中人文主义者塞腾布里尼和纳夫塔的门诊构成了推动全书思维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场无休无止、似乎胜负难分的唇枪舌剑中，纳夫塔略占上风。正如汉斯·卡斯托普——二者辩论的见证人——所说，他“争吵时几乎总有道理”（503）¹。这个纳夫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思想敏锐、头头是道的雄辩才能。他好像无论在什么问题上的庖丁解牛的功夫。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推出

1 该书引文全部来自托马斯·曼：《魔山》，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费舍尔口袋书出版社，1967年。括弧内为页码，下同。

歌德是耶稣会教徒，启蒙思想家是发明刑讯的鼻祖，文学是生活的蛀虫，现代科学导致虚无主义之类的论点；他上句话还在令人信服地证明教会代表着真正的贵族法则，下句话又同样自圆其说地给教会戴上民主思想的桂冠……凡此实例，不胜枚举。正当读者为他的一个巧妙念头拍案叫绝时，他又突如其来地甩出相反的、毫不逊色的观点，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把读者卷入他那接二连三、不可抵挡的思想旋涡之中，简直让人“不可能分清哪里是上帝，哪里是魔鬼，哪里是死亡，哪里是生活”（553）。

人们不禁要问：纳夫塔究竟凭借什么法宝在精神领域左冲右突，天马行空？为此，我们必须探讨他的思维方式。关于纳夫塔，托马斯·曼通过塞腾布里尼之口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评论：“他的形式是逻辑，他的本质是混乱。”（429）逻辑导致混乱？什么样的混乱？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对于人类认识而言，无穷性是最大的障碍。这个世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都是无穷的。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无法穷尽的层次、方面、角度。而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而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是一种常态心境，“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是一种倏忽即逝的感觉。在此，我们或多或少地品尝到人类认识活动所具有的悲剧意味，就是说，认识客体的无穷存在决定了认识主体的永恒运动。对待这一无情事实的态度正是所谓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的分水岭。其中既有悲观的结论，也有知难而进的哲学思维，而后者就是以永恒运动来对付无穷存在的思维的。对此，我们知道两套有趣的思路。一种认为可以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来实现绝对真理，就是说，以历史的无限来与自然的无

限较量，其结果是最发达的人类头脑也难以想象的：是前者战胜后者，还是后者战胜前者？是两败俱伤还是两相和好？是……还是……以浪漫派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更为雄心勃勃。施勒格尔甚至不考虑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绝对真理，他把思维的无穷运动与客体的无穷存在这两个无穷的厮杀战场从历史移到现时，从人类整体移到人类个体，从而提出了一个旨在个体中实现绝对真理的方案，但宣布：“一切有价值的，都必须是自己自己，同时又是它的对立面。”¹这就意味着思维将在肯定与否定、判断与补充之间无穷循环，其结果必然是“在许许多多的圆圈里，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宏大。一旦达到目标，它又要重新开始，在混乱和体系之间交替进行，使混乱成为体系，然后又达到新的混乱”²。很显然，他主张在动态中求认识。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是应该在静态之中产生的。换言之，当我们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必须“暂停”。看来，施勒格尔的主张令人困惑，人们只能冷眼静观其实践结果之后才能评判是非。

由此，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纳夫塔。他的理论和实践似乎都受到了施勒格尔的启发。他刚一出场便宣告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二元论，反题，这是运动的，充满激情，辩证的，富于精神的法则。精神把世界看成对立的两半。”（396）于是，纳夫塔便毫不犹豫地把任何事物都劈成两半，然后再一鼓作气地采用二分法，似乎要把事物分至无穷小，把固态的“一”化为液态或气态的“多”。试看纳夫塔是如何论证文学是生活的蛀虫的：塞腾布里尼声称，文学可以通过“分析与形式结合”的奇迹来摧毁激情，有净化灵魂的作

1 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2 同上。

用；纳夫塔当即反驳说，文学的形式并非生活的形式，认识的最高境界就是看破红尘，看破红尘就意味着丧失信仰和激情，从而抽走了生活中的血液和阳刚力量，其结果就是冷冰冰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魔鬼，等等（553）。思想魔术师纳夫塔扔出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使人眼花缭乱的魔圈，使读者赞叹，惊讶，困惑，最后是若有所思。人们在尝遍这酸甜苦辣之后，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道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纳夫塔带来的“混乱”或多或少地有些积极意义。这是一种大胆的、冒险的思维试验，它使人在清晰与混乱之间疲于奔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纳夫塔与托马斯·曼的相似之处，因为后者的思想中就不乏这类魔圈。虽然托马斯·曼不愿意公开承认他与纳夫塔的关系，但是他心中明白，半遮半掩地说《魔山》“在思想上抛弃了许多心爱的东西和一些危险的好感”¹。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往后再谈。

上述分析表明，纳夫塔的“混乱”是一种有益的思维试验，是认识客体的复杂性在认识主体的投影。但是，也正是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发现他的“混乱”也部分地来自人为因素，从而带上了消极色彩。这点还得从理性起源和存在方式谈起。

从认识的发生过程看，感性是第一性的、原始的，理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理性认识一方面是感性认识的深化，从而高于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则因其派生性质而不得不“等待”感性，处于一种静止的、被动的地位。这正如叔本华所说：“理性的本性是女性，它只能在有所取之后才能有给予。”²同时，由于世界是无穷的，理性只能借助感性作为中介与无穷性沟通，理性必须随时与感性结

1 12卷本《托马斯·曼文集》，第11卷，柏林，建设出版社，1956年，第731页。

2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9页。